

日本在華的間諜活動

譯報叢書之一
萬斯白著

三版本

國光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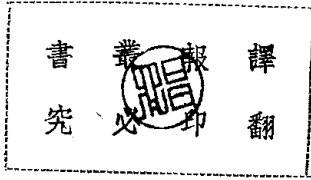
1945

譯報叢書之一
萬斯白著

日本在華的間諜活動

國光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三十日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十日再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十日三版



日本在華的間諜活動

原著者：AMLETO VESPA

譯者：文緣社

發行者：國光印書館

上海圓明園路一四九號

每冊定價法幣五百元

原著者爲中譯本引言

我非常高興，我這本書已有了中譯本。

我希望中國的大衆，能在這本書裏像我一樣，親切地看到日本軍閥的醜惡形像，瞭解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野心。這是我寫這本書的目的。

在這裏，我以萬分的信心，向中國大衆保證：你們「抗戰必勝，建國必成。」我更要在這裏向領導你們抗戰的偉大領袖 蔣委員長，致最敬禮！並祝他的康健，祝 中華民國萬歲！

萬斯白

一九三九年二月離滬赴美之前。

最後，我得謝謝C君，他不得麻煩地和我商量，校正了一般不易瞭解的地方，使這本書成爲最完美的詳全譯本。

(右)

作者在「北京」進見張作霖
將軍時的裝束



(左)

張作霖將軍遺像





(上) 一九一一年七月三日赴俄首途第二人為萬氏

(下) 哈爾濱日本商會給萬斯白所出證明書

TO WHOM IT MAY CONCERN.

The bearer of the present is Mr. A. Vespa, an Italian by birth but naturalized chinese since 1924. He is very well known by us as a gentleman honest, respectable and straightforward. He has good knowledge of several european languages and for several years he has been correspondent of Italian newspapers, and always an enthouasiats of Japan.

Harbin July 30th 1932.

Akiyama



哈爾濱道裡石頭道街二〇號
東亞鑛業公司
電話九三四五六



田伯烈序

H. J. Timperley

我被邀爲這本書寫篇序言，就冒昧地將此書出版的情形，作一簡略說明，并敘述一點著者萬斯白君的事略。

我是一九三六年秋間在上海初識萬君，他找我，說是他的太太和家人由大連乘船來上海與他會面，而在青島被日本當局扣留了，要我幫他發表這消息。我寫了一個字條，介紹他去見在當地辦報的一位同業，過後我就不知道他到那裏了。

將近一九三七年歲末，萬君又來見我。他告訴我已寫了一本書，敘述他在滿洲受僱於日軍特務機關的經歷，並請我替他設法出版。我問他爲什麼要來和我商量這件事，他答道：「因爲你知道這些事情，更因爲你也與日人發生過糾紛，」〔註〕所以我相信你是不會對於這件事置之不理的。倘若日本人知道我寫了

〔註〕一九三七年的十二月裏，我正在和日本當局打官司，因爲他們沒有權力，可以將我發給孟徹斯、特衛報的電訊檢查而扣留起來。

這本書，他們會馬上置我死地的。現在我已脫稿了，我想儘快儘可能的弄它出版，我也許可以帶了我的家眷就離開上海。」

我答應他將這事考慮一下，但這是隨口敷衍的，因為我自己也正有一本書在手頭，我知道是分不出時間去閱讀萬先生所寫的那種東西的。

過了一兩天，他將原稿送給了我，我把他交給一位有批評能力的報界同業，請他給我一個坦直的答案。使我驚異的，我接到了一個極其熱忱的報告，但是我還是不滿意，決意再測驗一下。我對一位心腹朋友說明了種種情形，他是一位外國官員，因為地位的關係，有非常便利的機會能查明萬氏的敘述，是否真確。讀完原稿後，那位官員問我能否約著者見面，以便詢問他似乎必須加以闡明的幾點。結果約好了見面，經過幾次長時間的會談後，他深信萬氏說的是實情。

他（寫信給我）說，「對於書中所述的許多惡行，我雖然在調查中知道了那些事實，但讀到其中所揭發出來的，給日軍統治新征服人民的方法特徵的侮辱，腐敗，遠孽，野蠻等內幕，在我却是一個震動情緒的經驗。」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自命是西方文明的保衛者，這書對他們乃是一種大大的譴責。我相信就是他們，倘若他們會讀到這本書的話，對於他們所保衛的那種事情，也將吃驚起來吧。」

「對於「傲慢誇大」的英國成見很深的保守派，以及「他們做的事，並沒有勝過我們所做過的」一派人這是可爲一個鐵一般的教訓了，在持和平主義的孤立派方面，那麼他們對日本侵略別人的法律秩序與繁榮的觀念，這當是一服醒神劑。

「這是我所讀到過對於一個階級，一個民族的最強有力的公訴狀，事實上也是對「整個有組織的不公平制度，以少治多，以幾萬萬人在黑暗中工作，供幾千人得安逸，又以一羣人向另一羣人發號施令，而人類大多數須忍饑挨餓，過着污濁生活，以維持人造的利益的公訴狀。」

爲想得到第三個人的意見，我又請了我的朋友西行漫記的作者史諾，將原稿閱讀一遍，他交還我時，附有下列評語：「據我所知，書中敘及的某幾樁事情，某幾個人物，某幾種情形，都具有十分真確的內幕實證。這是一本揭開大祕密的書，有着毫無疑問的獨特價值的。」

此後，我便親自閱讀那原稿，逐字逐句的讀，以我於一九三三，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擔任曼徹斯特衛報及亞細亞雜誌訪員遊歷滿洲所獲當地情況的知識爲標準，我深信萬君的偉著，大體上應該承認他是真確的。

關於這本書的本身已經說得够了。讀者無疑的諒必想知道這些著者早年的背景吧。

萬斯白以一八八八年生於意大利阿基拉(Aquila)。年二十二，受完教育並服滿軍役後，投効入了墨

西哥革命軍，在瑪德拉（Gen. Francisco Madera）部下當軍官。在墨西哥服役期內，曾兩度受傷，並升到上尉階級。一九一二年，據萬君自述，他離開了墨西哥，便做了各地遊歷的新聞記者，遍遊了美國、南美、澳洲、越南和中國，足跡會遠至西藏、蒙古和東西伯利亞等邊地。

一九一六年世界大戰期內，協約國列強因他在中國長途旅行，具有專門知識，令其在日軍侵入海濱省與阿穆爾省後，即隨聯軍情報處至貝加爾及尼阿斯克等地工作。在這幾年內，萬君得到許多特殊的機會，結識了許多中日要人，其中有張作霖，時任東三省督辦。大戰後，即於一九二〇年，他做了張氏的幕僚。從那時起，他就成了滿洲政治舞台幕後的一種真正的勢力。

但是，過後不久，萬君的新關係就使他與其本國當局發生衝突，因為有意大利軍火私運入滿洲，張作霖若要維持其轄境內治安的話，萬君的職務就當制止軍火販賣。最後，他決定改換國籍，歸化為中國人民，引薦人是中東鐵路督辦朱慶瀾，保證人是東省特別區警察管理處處長魏永興，中東鐵路警處長姚志會。這並不是鬼鬼祟祟的事情，而是光明正大，有憑有據的法律手續。這樣一來，他便得獨立行動，同樣重要的，也就得以維持生活。不過國籍雖改，他本人仍然是「依舊故我」，忠實的法西信徒，墨索里尼的熱忱崇拜者。一九二八年張作霖的被炸，據說是日本人所幹的，張氏遇害後，萬君生活上突又成了問題，幹了幾樁商業上的買賣。但至一九三二年，日人做了滿洲的「主人」，因之，牠也就做了萬君命運上的主宰。他們把他

扣起來勒贖，所用方法甚爲簡單，倘若他不肯爲他們効力，便威脅他家室的安全。這樣萬君便不自願地被逼做了日軍特務機關的工具，這也就是使這本書對於今日的世界上極爲重要的理由。以前沒有人有過以後也一定沒有人獲得日人手下這種不可多得的地位。他所言種種是值得我們注意的，而他有勇氣發表他這些驚人的經歷，也是值得我們欣佩的。

更改國籍固會使他免受意國官吏的干涉，但日人據有滿洲時，又使他須聽命於日人，因他的家人生命做了抵質，他覺得別無他途，惟有強抑感情，硬起心腸來順受，但是他對日人企圖壓服滿洲所用的方法，胸懷反感，則在每一章的字裏行間流露出來。既經墮入那種機構內，他的努力便專謀救他自己和他的家室，俾得免遭他曾親眼看見其他反抗新主人貪贖狠惡太遲的人所遭逢的命運。

萬君用他那摹仿不來的作風敘述他的故事，不事雕琢。他懷着震憤來記敘使他痛恨到整個日本民族的事情，本書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的故事。但是當注意的，他在書中對於一兩個日本官員，如武藤大將與尾井大佐之類，因他們品性篤真，令他欽羨，會盛加推崇。

在我個人看來——我知道這本書的出版者是與我同具此種見解的——我相信就整個日本民族而言，人民大都是吃苦耐勞的，很像中國、印度或歐洲的農民，握大權的軍閥財閥所幹種種罪行，日本人民不能負其咎責。最後分析起來，他們自己的確像中國人民一樣，也是日本軍閥財閥的犧牲者。日本人民對

原书缺页

密勒士評論報書評

China Weekly Review

倫敦最近出版了一本書，名「日本的間諜活動」，是萬斯白（Amleto Vespa）的著作。書中痛斥日本所謂「文化」及日本在華的野蠻舉動。

萬氏帶着嗤之以鼻的態度，把日本自稱「高尚文明」之說推翻了。在這本書裏，他想揭破日本的假面具，他并且承認爲了寫這本書，是會使他被日本人一脚踢出去的，爲了攻擊日本的這點偏見，這個意大利籍的日本舊間諜的作品，顯然是有很大意義的。雖然他的文書證件，多數人是無法判別的，而他的日記所載，據新聞記者史諾（西行漫記作者）以及曼徹斯特衛報駐華記者田伯烈的意見，却是千真萬確的。

田伯烈說：「萬斯白這些值得稱道的故事，應該承認爲真確的。」史諾則認爲：「這書應該開動世界。」

但是該書出版後，日本駐英大使館則稱：「我們從未聽見過萬斯白這樣一個名字。」

萬斯白以一八八八年生於意大利阿基拉。年二十二，投入墨西哥革命軍，會兩度受傷，并升到上尉階級，後在遠東做新聞記者，漫遊了幾年，於一九一六年加入協約軍情報處，在滿洲作張作霖的顧問。在張氏的諜報處，擔任防止私運軍火及白種人人口販賣。爲了前一項任務他被一意大利人用刀刺傷過胸部，爲

了後一項工作則須從事好幾次的暗殺，從俄國逃入遠東的白俄，百分之九十是駐在滿洲的，其中什九又都是窮困潦倒的份子，在瀋陽哈爾濱等地專營拐賣美貌女子的勾當，成爲社會的大害。

萬斯白的上司張作霖被暗殺了，日軍於一九三二年二月五日進佔了哈爾濱，進入了有俄人十萬，華人二十萬的俄人世界——哈爾濱。經日人的佈置，有幾千白俄流氓在街上手搖日旗，口呼「萬歲」。俄人向日軍獻花，并給日兵擁抱，理由是：日人會應允過他們以滿洲爲「白俄共和國」。據萬斯白說，白俄不久便覺悟了。幾星期後，有數千俄人紛紛向南逃到中國去了。其他的或被拘禁或遭暗殺。俄女被日兵姦淫的，無慮數百。今日在滿洲凡稍有地位的日人，無不娶一二俄女爲妾。日本軍人已有十五萬人安家於滿洲，都是東京來的「顧問」。其中多數是犯過罪的，或爲騙子暴徒，或販售毒品及開設妓院，此輩下流社會佔在滿日人的百分之九十五。

滿洲征服完成後不久，萬斯白被迫加入日軍特務機關。當他本人做着特務工作時，他的妻室和十四歲的女兒則被日軍扣留爲質。

同樣萬惡的，是日本有系統的毒化滿洲人民。據他說，日軍入寇後不到數月，滿洲到處就佈滿了毒氣。瀋陽、吉林、哈爾濱等市無一街道不開有烟館，和出售毒物的商店，有嗎啡、高根、海洛英、癮的人，只消走上去，輕輕敲一下門，門上的小洞就開開來，顧客捲起了衫袖，手心裏放着兩角錢，伸入洞內，店主收了錢，很快的

在他手上替他注射一針毒汁。癮君子每介紹一個新客，即得若干佣金。自日軍到哈爾濱後，上千上萬的俄人都上了癮，每天在街上都看見大羣的吸食毒物的人，現在販毒者，要佔全埠人口百分之二十。

萬斯白推論說：「用槍砲炸彈殺人要費錢；而用毒劑殺人却能獲得鉅利，不但是——門好生意，而且也是最好的軍事策略。」但日本人民中若審明有毒癮的，却要判處五年的有期徒刑。

萬斯白自稱是唯一的一個白種人，在替日軍做特務工作，而得知其暴行的。幹了五年之後，他意識到暴行將要輪到他自身了。羅網漸漸圍緊攏來了，日人發現他會援助中國游擊隊。經他妻子的提議，他來飛機逃走。他的妻子乘日本船到上海。他去接船，看見她正被捕，他即設法逃脫。他的妻子就監禁了幾個月之久。因為要使她招供，施酷刑的日本人令受難的婦女在她面前走過，其中有許多人的手指甲都脫了。在本書之末，她自己提出了她的證詞。我們相信本書出版，因內容驚人，作者也許會不得好死。萬斯白還作了這樣一個預言：「本書完稿時，有一百萬日兵在中國，幾百萬無辜人民正被殺戮，不過真正的刑酷強暴人民還剛在開始呢。」

本書當然已被日本禁售。但是很奇怪的，居然有幾本遞寄到上海了。同時萬斯白的行蹤，正為日本特務人員所深切注意着。

讀者的證明

戚 嵩

編者先生：

A. 萬斯白作的「日本在華的間諜活動」在實報上登載以來，我差不多每天都不間斷地接着看下去的。這的確是一篇耐人尋味而有歷史價值的故事。因為以歷史的背景，用輕鬆的文筆寫出來的作品，是最能吸引人的。十二月一日和二日所載的一章「張作霖是怎樣被暗殺的」關於這件事，同學徐君會告訴過我。現在對證之下，原來所載的恰和徐君所說的相符合。由此可以證明這篇故事是確確實實不訛的。不過還有一點補充的材料，特記錄其所述，以告讀者。

我（我的同學自稱，下同）曾經在東三省住過六年餘，因為我的父親是在吉林某縣的郵局做事，我這回來是當「九一八」爆發之後，大約是在「九一八」未發生前的二年罷，我的父親聽人家說有一張很奇特的影片，在日人創設的一家戲院開映。而且僅限定日本人和朝鮮人可以進去觀看。中國人和其他任何國的人都被拒絕。我的父親因了好奇心的驅使，就約了一個日本友人，改了服裝，扮作日人進去。影片上演的，大多是些表示「皇軍」的「榮耀」的新聞片。其中就有暗殺張作霖這一幕，據說這確是當時實

地攝來的，一列列車載着張作霖，在將近一座橋洞時，日人預先佈置妥當了的大量炸藥放置在鐵道上，有一條長的藥線接連着。一端由一個日兵把持着，待到張作霖所乘一節火車經過時，藥線着了火，炸藥就爆炸起來了。結果那節車竟被震動得直站起來；而其他各節車倒安然無恙，這是完全因為日人事先早已計算得正正確確的成績。

我寫這封信的目的，一方面是證實這一段記載的真實性。而另一方面却是希望「日本在華的間諜活動」這一篇故事能在貴刊中登載到底，不要中斷，並且還希望能在貴刊中多登載一些這類的作品。完了，敬致
民族解放敬禮！

讀者盛嵩上

二十七年十二月八日